

▲张宝来 诗歌作品

## 西行印象（组诗）

许是秋叶的秋夜不够漫长  
竟然展不开对你的梦与想  
索性关闭想象 沿北部边疆来新疆  
赴一场千里之约 看一眼千年胡杨

——题记

## 独库公路

我对东北的雪 习以为常  
不曾想 天山的雪经年不消亡 比感情更久长  
那雪线清晰分明 界定了神与人之间的不可能  
路在山巅 山在云端 雪在天边  
我忘了是在路上 还是天上云端  
起伏跌宕 历经人生的低谷抑或高光  
手中的方向盘不曾失去方向  
乔尔玛的168位烈士守护在路旁  
他们有去不了的远方 回不了的家乡  
雪白 天蓝 松青 草绿 花黄  
春夏秋冬同时参展百里画廊  
一天走过了一年  
独库公路惊艳了世界 惊艳了时光  
错过了那拉提 错过了放逐心灵的地方  
你的美 我将用心收藏  
就像一段尘封的过往 不去碰触也不会遗忘

## 沙漠公路

宦海沉浮 半生已过  
心境不再辽阔  
我来细细品读王维的大漠  
看自己能否 走得出去看得破  
茫茫的是沙 还是兵团的棉花  
平静的表情下 是不平的生涯  
苍茫 淹没了时光 却掩不住霞光  
信马由缰 阅尽沧桑  
这条路不短也不觉得漫长 我不求地老天荒  
光着脚在沙漠里踏浪  
没有对沙漠的惊恐万状  
如果你把我埋葬  
千年以后 他们会笃定我就是楼兰姑娘

## 鸣沙山 月牙泉

多少人心里都住着两个她  
远走天涯的初恋  
懂你却给不了家的红颜  
谁人不似在沙海里挣扎  
温柔的陷阱当初并不觉得可怕  
反而认定是疗伤的办法  
风吹着口哨 一个音符就是一粒沙  
驼铃来和 沉醉得无法自拔  
到最后都是不能圆满的月牙  
故事故事一遍遍重复 不说也罢

只有走出沙漠 才能迈出坚定的步伐  
只有登上悬空寺  
才觉得走在沙里也很踏实  
风带走黄沙 把黑石子留下  
岁月把高山风化 留下沟峡绘就七彩丹霞  
大美新疆 大美西北  
不忘捧国托命的林则徐  
不忘抬棺出征的左宗棠  
不忘出资相助的红顶商人  
不忘毛泽民、陈潭秋，还有……  
他们是闪耀在巴音布鲁克上空的九个太阳  
是助推中国从盘龙谷道迈向坦途的飞天臂膀  
路有多长赞叹就有多长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祖国 你走过敦煌是辉煌

## 家乡 从未停歇的思念

黄江

一晃儿，离开家乡三十年。不论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初春，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夏，或是“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蓉”的金秋，抑或“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寒冬，家乡都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地方。虽然家乡与我相隔遥远，但我对它的思念却从未停歇。

我从睡梦中醒来，眺望远处，似乎又看到了家乡的春天。1986年的春天，父母用积攒多年的钱，盖起了楼座（平房）。当时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和弟弟），父母特意为我们各留了一间屋。母亲在“基建”前经常给我们“上课”说：“心宽不怕房屋窄。”楼座建成后，我和弟弟各自有了自己的房间，“心宽不怕房屋窄”这句话母亲再未提起。

家乡的夏天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临，瓜地里的香瓜探出青青的脑袋；李子也不甘示弱，你争我抢爬满枝头，像金色的小灯笼，惹人喜爱；朝天举着“金箍棒”的玉米在风中摇摆；池塘

里，荷花争妍斗艳，鱼儿不时地吐个小泡儿……

夏天，老家的槐树盛开着白色和粉色的花朵，枝叶向四面展开，可以为嬉戏的孩童遮阳。池塘边有棵柳树，捉鱼的小孩子累了，就躺在树下，享受太阳暖烘烘的问候。道不出名字的小鸟在枝头放声歌唱，池塘里的水没有了孩子们的嬉闹，慢慢变得清澈起来，甚至可以看到小鱼儿在青苔和水草间嬉戏了。河畔长满了绿油油的小草，五颜六色的野花儿也慢慢苏醒了。

家乡排灌站下游的沟渠是带给我无数欢乐的地方。盛夏，暴雨来临前，父亲在沟渠里抓鱼（我和弟弟时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父亲捕沟渠里的鱼换来的），我和弟弟拿着铁锹和水桶来到离家较近的“二分干渠”，用铁锹挖泥截流，然后把水排出去，就可以抓到鱼了。

前不久，开车回家乡，再也找不到那条“二分干渠”，不觉有些伤感。

秋天，每逢周末，父亲就带我弟弟去捕泥鳅和黄鳝。父亲把“篓”下到排水

沟，在等待进鱼的这段时间，父亲就带我们玩儿水了。父亲的水性好，能背着我游到河对岸。

秋风慢慢驱散了夏日的酷热，一眼望去，田野金灿灿的，就像金色的海洋，美不胜收。那时，我看到父亲的脸上写满丰收的喜悦。

冬天最开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大家成群结队地在田野里打雪仗、堆雪人、奔跑……留下一串串脚印和一片片欢声笑语。那个年代没有小食品，晚上，在炉子旁，母亲为我们烤土豆片和地瓜片，比今天的薯片不知好吃多少倍；父亲从河塘的冰下，为我们捞回“王八虫”，用油焙干焙熟，这在当年也算是美食了。

家乡的庄稼还记得我吗？家乡的荷塘还记得我吗？家乡的白雪还记得我吗？年龄越大越莫名地思念家乡。家乡，是我用思念酿造出来的老酒，年代越久远，味道就越醇香。今夜，不需要任何借口，心里便又升腾起绵绵的思念，我何时又能回到久违的家乡，呼吸故土的芬芳？

## 万里挑一

欧阳华丽

论，啧啧，这么光鲜的人能看上春风？

玉柳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来相亲。她来到晒坪上，手搭在额头，隔着不远的距离，细细地瞧：小伙子大眼睛高鼻梁，双手插在裤兜里，高挑有型，长得就像电视里的一个歌星。玉柳的心怦怦直跳，这么出众的男人，春风想都别想！

但谁能料到，那个傻里傻气的男人竟然看上了春风。没过两天，春风的妈妈给隔壁邻居送红鸡蛋、瓜子和喜糖，说两人的婚事已定下来，成了亲，春风就是良田镇的人。村里人都说，地方好、人好，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姻缘！

玉柳的心像被撒了一把辣椒粉，又辣又痛，没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处处比春风拔尖儿，这终身大事竟让她抢了先！

她没吃春风妈送来的喜糖，躲进小阁楼，发誓要找一个比春风男人好十倍、百倍的男人！

玉柳越发挑剔，远近的媒婆又给她介绍了十几个男人，玉柳不是嫌人个子矮，就是嫌人胖，要不就是嫌人眼睛小、皮肤黑……这样挑来拣去，转眼就到了二十八岁。媒婆们无话可说，知难而退，不再轻易踏进玉柳家的门。

俗话说：“男二八，一枝花，女二八，豆腐渣。”玉柳到这个年纪，已经没有挑拣男人的余地，反而是男人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天，远房亲戚好不容易给她找了个年纪相当的，男方家里说，呀，挺漂亮的女子，怎么都二十八了还没找对象，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啊？还是心里装着什么人，放不下呢？

猜测越来越多，玉柳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在别人的猜测和质疑的眼光中，她的如花青春渐渐黯然失色。不知不觉就要跨入三十岁的门槛，玉柳的眼角有了浅浅的

岁月痕迹，有时对镜梳妆，她心一酸，眼泪便忍不住淌下来。她的父母更是急得像没了水的塘里的鱼——蹦蹦跳跳。

可是玉柳的挑剔、苛刻之名已经传遍周边的村镇，不但上门提亲的少之又少，她还常常被拿来当“反面”教材教育待嫁的女子。而早出场的春风则成了温顺贤良的典范。

这年春节过后，玉柳决定和村里的几个姐妹南下广东打工。临走那天，太阳被阴云遮住，她冲着隔壁春风家狠狠地瞪了一眼……

两年后，玉柳一身贵气地回到村里，她昂着头，挎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子。两人的婚礼办得很风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按顶格操办，玉柳的男人以难得一见的阔绰，赢得了村里所有人的认可和尊敬。人人恭维玉柳寻得了一门万里挑一的好姻缘！

回广东时要路过良田镇，玉柳特意下车找到春风家。春风没参加她的婚礼，可礼数没少，春风让母亲给玉柳封了个大红包。玉柳想见见她，当面致谢。

她把准备好的礼物往春风手里塞。春风客气，两人推来推去时，春风的男人也伸出手来推让，就在这时，玉柳发现，春风男人的一只手竟然是假肢！

一瞬间，玉柳手上的东西落叶般散落一地。

车窗外的风景飞逝而过，玉柳的泪一滴一滴滚落下来，她身边的男人搂住她，问，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说出来，我都可以给你。

玉柳一下哭出声来，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男人沉下脸，后悔了？结婚之前我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没法让你做一个完整的女人，我们只是各取所需……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9期)

## 趟过遥远的河

任正宇

## 望夫石

春风乍起犹寒  
把人间的情路望断  
铁马驻秦关，郎未还  
吹过悲戚的风，淋过酸楚的雨  
等待似石化，恍然间的凝眸  
或许，应入轮回中相拥  
辗转硝烟中又一次走散  
石头不语，风儿轻叹

## 观音洞

起伏而不颠簸  
车穿行在云雾里  
村村寨寨，山山岭岭  
浮光掠影间，震撼的是险峻与苍翠  
徒步绝壁小路  
顿感世代山里人的艰辛  
观音洞没有观音  
连一尊塑像也没有  
洞口隐秘，洞内深邃而宽敞  
可供万人藏身  
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盗匪猖獗  
观音洞着实是山里人避难的绝佳去处  
抛开那些传说  
好像明白了此洞为什么叫观音洞  
没有体力和勇气继续深探  
出得洞口，俯瞰群山逶迤  
眼前依旧是一笔笔疯长的马二杆  
在风中不住地摇曳

## 顺河新村

坑坑洼洼的村落  
烟熏火燎的农舍  
原始村寨已经是过去的故事  
眼前的顺河村依然是，美丽  
风情一条街  
依山傍水满目葱茏  
天，蓝得醉人  
宽敞洁净的街道边，两排  
整齐明亮的民居  
仿佛停靠在站台待发的列车  
只是少了站台的喧嚣

站在街心的老人  
气定神闲，一脸慈祥  
相信倦鸟归林  
我隐隐听到渺远处，传来  
鸡鸣、犬吠、牛哞  
笛声长鸣  
列车缓缓启动

## 平模河

母亲孕育生命  
甘甜的乳汁，喂养  
婴儿一天天长大

平模河是平模人的另一位母亲  
赤裸嬉戏的童年  
成年人洗去厚重的邈邈  
母亲的乳汁  
平模的河水  
印刻入脑海的记忆

走出大山勇闯天涯  
有一条无形的脐带连着  
母亲与平模河  
困倦、迷茫的时候  
似亮起一盏明亮的灯

## 一棵千年银杏树

沉稳地修炼  
不慕速成的花木  
默默地把根深深植于土地  
胸怀在蓝天

经历了太多的风霜雨雪  
饱尝雷电的摧残  
躲过了一次次劫难  
灵魂和筋骨越来越坚韧  
千年只是弹指一挥间  
一种精神却直抵永恒

伟岸，庄重，静穆，沧桑  
仰望一树葱茏  
感觉不到星点的老态龙钟  
天地间的精灵  
活成了神的模样  
尖锐之物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9期)

爱上阅读

让萤火虫  
照亮读书之路

带光而行